

微痕淡影

WEIHEN DANYING

朱红林 著

微痕



作者简介

朱红林，男，汉族，1962年2月出生，云南省腾冲县人。1985年7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同年分配到保山师专中文系任教，现为保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。

在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，当过学报编辑，做过五届班主任，当过十余年兼职律师。主讲过：写作、应用写作、古文选讲、法律基础、行政诉讼法、中国现代文学、中国当代文学、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等多门课程。在省内外刊物发表过三十余篇论文，出版过学术专著《徐志摩散文艺术研究》和《丰子恺散文艺术研究》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微痕淡影 / 朱红林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4.8

ISBN 978-7-222-12157-7

I. ①微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0494号

责任编辑: 王 道 周 创

装帧设计: 杜 舟

责任校对: 周文林 余 祁

责任印制: 杨 立

《微痕淡影》

朱红林 著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编 650034
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 15.5

字数 277千

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 云南民族印刷厂

书号 ISBN 978-7-222-12157-7

定价 28.90元

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 0871-64164626 印制科电话: 0871-64191534

序（一）

张国儒

两个月前，朱红林君嘱我为其大作《微痕淡影》作序，当时只从我们是多年好友同事考虑，未假思索便欣然允诺了。不曾想交稿日期已到，我仍半字不成。客观原因是我俗务缠身，一直无暇对他的大作细读精研，因而不敢妄评乱议，实则是我才疏学浅，又拙于言辞（包括文笔），故久难下笔。近日，学校科研处王国强处长频频催要，我才乘端阳半日闲暇，仓猝写成数语交差了事。

《微痕淡影》为红林君散文随笔集，由 50 多篇短文组成，记录他 50 多年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中一些难忘的人和事，反映了作者对人生、世事的认识、理解、态度，折射的则是边疆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特殊的人生旅程和心路历程。这里有对故乡腾冲儿时追忆，如观音塘的野趣，槐树脚的快乐，百年老屋的变迁，亲人的追思，乡党旧友的念记，无不涂染着挥之不去的乡思；有对参加工作以来所交往过的师友同事以及学生的追忆，其甜美印记、缅怀之情无处不在地充溢于琐屑的记述中；对龙王塘、双虹桥、水寨、瓦渡教学活动的追述，详细而饶有情趣，令人无限怀想。当然更多的是有关作者本人生活经历、人生遭际的回忆，这些文字有欢有悲、有乐有苦，倾注着作者复杂而深挚的情感，令人感慨唏嘘。

红林君是 1985 年 7 月分到保山师专的，从此我们一直是同校同系的同事，还是民盟成员的“同党”，虽然平时过从不多，但彼此知根知底，相互敬重。他的为人，疏简率真，见情见性。他似乎拙于言辞，疏于修

微痕淡影

WEIHEN DANYING

饰，不刻意与人周旋，但与他深交的朋友却不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早年与他交往的，多为昔日故旧酒友，朋友相聚少不了吆五喝六、海饮狂喝；中年以后他的性格喜好陡变，谨言慎行，酒肉不近，似乎兴趣只在地方历史文化、佛学之类沉静艰深的学问，比如人文学院集体娱乐时，我就经常看到他一人枯坐沉思，或掏出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兀自写写划划。尤其近年来，他在佛理学术方面大为精进，其学术专著《徐志摩散文艺术研究》《丰子恺散文艺术研究》相继出版，接着是评上了教授，成了名师，他的选修课《金刚经》还能吸引那么多学生去选修。看来，一个人的为人、为学、为文，到了一定的境界，是会融会贯通的。

红林君的散文，描写人物，则善于抓住人物特征，勾勒形貌，往往寥寥几笔，人物形象就呼之欲出。如写同事梅永华老师：“瘦高的个子，背有些驼，脸色总是灰暗的，脸小小的，嘴巴有点往前突，上唇一抹稀稀朗朗的胡子，两片嘴唇似乎很勉强地才把牙齿包住……”

叙写事件，则从容走笔，娓娓道来，特别是一些记游性文字，用笔精细，叙写有致，有的篇章有徐霞客游记的韵致。如《兰坪日记》写去兰坪普米族村考察的情形：

在三江垭口闲看了二十来分钟山景之后，又继续驱车前行，不久就到达了目的地罗古箐，据说这里被称为“东方情人谷”。这里四面皆山，群峰高耸，满山都是高大的树木。在东边山麓，有一大片斜坡，只长草，不长树。看上去不大，但我们走了个把小时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。南北两山之间有一条河，两岸均是合抱粗的大树，有红豆杉等珍贵树木。

红林君散文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，力避古奥晦涩，追求通俗晓畅，甚至不避俚俗。在他的散文中，口语俗词随处可见，如“望望瞧”，“打饭吃”，“血旺菜”，“吃酒”等等。

大学需要有历史的积淀，历史是由一件件、一则则鲜活的关于国家的、或社会的、或个人的故事组成的。红林君在本书中关于他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往事的记录，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、特定区域、特定环境中的历史风貌。只要所叙写、反映的人和事是真实的，就有史学上

的价值，同时也就具备了文学价值的基础。虽然本书还有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其存史和文学的价值是肯定的。

红林君在书中提到的有关保山的人和事，我几乎全部知晓，也大多经历。这或许是我对其所述及的“个人的事”倍觉亲切、倍感兴趣的原因。这也是我所以乐为其《微痕淡影》作序的主要缘由。

2014年端阳于保山三耕堂

序（二）

邓忠汉

读罢红林君的散文集《微痕淡影》，一股朴实沉香的气息盈盈泛起，就是“微”，就是“淡”，不是强烈扑面那种。然而，那一抹抹“痕”、一丝丝“影”，却牵扯出星星点点的往事和浓浓郁郁的情愫。

我与红林君同龄，又是同事和同乡。我们“60后”的集体记忆十分板结、扎实却不乏浪漫，好奇又坚守传统，包容也固执己见。这种性情特别适合散文。我们一生共同的职业坚守，说心无旁骛有点大，但目光往往会从较少功利性的胡思乱想中收回来，再看一次课表，再审一次教案，放大那条通向教室的路，从不缺席、迟到，最后聚焦到有容乃大的三尺讲台。总是心高气傲，总是好为人师，世俗之外总想营造一份超然若外的意境、引导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。这种心声有时可以讲出来，多数时候没人听，正好符合散文，红林君写出来了，我可以不写了。老家、童年以及足迹所及，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景，说起来是很个人化的，就是你多看了他（它）几眼，多想了一会，比别人多“浪费”了一些时间，然后在心里就放不下了，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就放在散文里了。

红林君在大学中文系一直上写作课，他说自己“不懂艺术”，“想到什么就写什么”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”。这话乍听起来觉得矫情，细想一下饱含深意。艺术不等同于技巧，单纯的技巧属于工具学的范畴；艺术也不是游离于自我之外的东西，它与作者是一个难舍难分的生命共同体。老子说过：“大巧若拙。”在中国的字典里，“拙”往往是与“笨”连在一起

的，而“笨拙”恰恰又是创作的一种境界——缘于像，起于心，素面朝
天，真实自然。

那些进入《微痕淡影》里的“可念之人”是美丽的，他们以自己从
未想到过的方式绽放生动；那些进入《微痕淡影》里的“难忘之事”是
从容的，它们以有限时空的镶嵌焕发永恒；那些进入《微痕淡影》里的
“身边风景”是幸运的，它们有名或者无名，总是围裹在作者的身前身
后，鼻息可触，妙曼温馨。

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重量，大伙一起压在地上都够地球受的了，
然而我们无休止的自我膨胀和虚荣心往往还想施加更多的重量，让深厚而
宽容的大地不堪重负。对于我等凡人，我推崇“微痕淡影”，因为很多时
候，沉重的镌刻，远不及轻量的记忆。

2014年6月

目 录

· 魂牵故园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观音塘 | (3) |
| 槐树脚 | (8) |
| 腾冲宣纸厂 | (11) |
| 老屋 | (17) |
| 祖茔 | (22) |
| 腾冲五完小 | (25) |
| 大佛寺 | (30) |
| 龙泉路师专宿舍 | (33) |
| 观音塘剃头铺 | (37) |

· 往事难忘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看电影 | (43) |
| 玩具 | (47) |
| 找柴记 | (50) |
| 乐酒生悲 | (54) |
| 地震 | (61) |
| 律考 | (66) |
| 到施甸吃杀猪饭 | (70) |
| 卖房记 | (76) |

· 可念之人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周开勋 | (81) |
| 孙开俊 | (86) |
| 堂兄碑发 | (91) |
| 我的祖母 | (96) |
| 我的初中老师 | (103) |
| 初中同学 | (108) |
| 我的三个高中语文老师 | (113) |
| 赵寸昌 | (117) |
| 梅永华 | (121) |
| 杨恩辉 | (124) |
| 杨德才 | (127) |
| 杨医生 | (131) |
| 字学云 | (135) |

· 身边风景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清平洞 | (141) |
| 易乐池 | (144) |
| 龙王塘 | (149) |
| 双虹桥 | (156) |
| 瓦渡情半了 | (162) |
| 水寨寻梦 | (168) |
| 初冬又到北庙去 | (173) |
| 探访张志淳墓 | (176) |
| 临沧掠影 | (179) |
| 兰坪日记 | (183) |
| 云龙印象 | (190) |

· 杂色人生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阳台种茶花记 | (197) |
| 香烟伴我壮岁行 | (201) |
| 饮酒半生空遗恨 | (208) |
| 五音不全多尴尬 | (218) |
| 棋牌粗通易为乐 | (222) |
| 何妨学学张中行 | (226) |
| 五十迷读《金刚经》 | (233) |
| 后 记 | (238) |



魂牵故园

生活过的地方，也许当时觉得有许多不如意，一旦这些地方消失了，便觉得珍贵无比。

观 音 塘

距腾冲县城西一公里，有一个纵贯南北，呈一字形的大村庄，叫观音塘。村前有两条河，紧傍村边的一条叫漂白河，又叫玉泉河，而本村人则称其为草河。这条河发源于村头北端的一个大石洞，水从北向南流，到村尾拐向东南，汇入大盈江，河水一年四季清澈见底。与草河东岸相距约二百米的地方，就是大盈江，当地人称为大河，从北往南蜿蜒而下，河水终年四季是浑浊泛黄的。大河两岸是成片的稻田，从县城西门出来，有一条笔直的公路穿过村子，然后蜿蜒向西延伸。县城到村庄这段路上有两座桥，跨过大河的叫大桥，跨过草河的叫小桥。

村中有一条杂石铺成的大路贯穿南北，连接着其他村寨。大路的東西两侧联结着大小不同的巷道，通往东边的草河和西边的山坡。村子是典型的依坡傍水。村子中段有两座寺，北边是清真寺，南边是观音寺，两座寺在一条水平线上，之间隔着一条大巷道，叫朱家大巷，我的家就在这个大巷道的正中间。

村里回汉杂居，姓氏较杂。回族有明、马、杨、沙、纳五姓，其中以明姓人口最多。明家是村中的望族，有祖传的医术，尤其是擅长小儿科，是腾冲的一绝。汉族有周、朱、段、董、丁、李六姓，前四姓人口差不多，历史上各有千秋，难分伯仲，丁、李两姓人口不多，各房之间尚未出五服。

村里人家的房屋都是坐西向东，正房一律是五架大瓦房，村中人家传统上除种田经商外，另有抄纸的传统手艺，故多数人家日子都较为殷实。新中国成立后划成分，除了地主、富农外，村中大部分人家的成分都是小

微痕淡影

WEIHEN DANYING

土地出租，而贫雇农反而是少数，大多是外乡人来本村富裕人家当帮工的，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因吹烟赌钱，把家败了的人家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县里每个村子，都有本村独特的传统家庭副业，有的村子烧窑，有的编藤椅，有的编篾帽，有的编笊篱，有的编笊帚，有的扯白糖，有的裹大香，观音塘的副业是造纸。观音塘出产的大白纸远近闻名，这种纸是用高黎贡山上的构树（瑞香树）皮，经过泡、削、蒸、煮、舂、抄、晒等工序，纯手工抄出来的。这种纸色泽洁白、质地柔软、韧性好，吸水性强，是上好的书画用纸，受到书画界的推重。据说1941年底，徐悲鸿从东南亚取道腾冲归国之时，曾特意买了三驮这种大白纸，并对一位画者称赞说，这种大白纸，不仅有头宣（安徽宣城纸）的种种长处，而且还有一个头宣所没有的好处：作画后别人无法偷揭。还有一种赞誉的说法是，用这种纸写毛笔字或画画，可以经百年不变色，且虫不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村中有一半的人家响应政府号召，组建了以造大白纸为主的生产合作社（后改名为观音塘造纸厂），70年代，派了六七个人到安徽学习，回来后开始用构树（瑞香树）皮以及高秆白谷稻草、麻、茨竹等原料造宣纸，命名为“雪花牌”宣纸，因产品畅销，且供不应求，故把传统的大白纸生产停了，专门从事宣纸制造。一时产品远销香港、日本、美国等地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到90年代初，有“高人”提出“高见”，要利用腾冲的地热资源造纸，为此，不惜大量举债，后因银行不肯再贷款，无钱购买原料，只好关门大吉，最近听说连厂房厂址都卖掉了。

观音塘最值得一说的，是这里的水质好。村里共有四口公用的水井，分布在村头、村中段和村尾。水井里的水都是直接从石罅里淌出来的，清澈见底，鱼在水里，如悬空中。并且水质甘甜，当年我读小学时，每到中午下课，同学们都要奔到学校下面的观音井，用手捧起井里的水喝个饱。据说解放军第71医院当初选址，最初相中的是黄瓜箐（热海），但后来经化验水质之后，便把医院建在了村北头的马家坟。

村前的漂白河亦是水清见底，河面宽约四五十米，水深的地方有两米多，浅的地方只淹到膝盖，但多数地方都有齐胸深。河的两岸，每隔四五

米就有一棵合抱粗的大柳树，在树与树之间，长满了一蓬蓬打烂碗花、箫竹、芦苇、猛果、栽秧果、木瓜树等杂木杂草。大柳树的树根上都钉着马掌，用铁丝拴锁着一张张竹筏，那是村民用来捞青苔、水草喂猪用的工具。河里长着辣柳草、水甘蔗、青荇、荷包草和各种不知名的水草；水里有鲫鱼、白鱼、鲤鱼、马棕鱼、瓜子鱼、老白肚鱼；有螃蟹、虾子、香鸭、螺蛳、歪只（蚌）。岸边的柳树上，常常有洁白的鹭鸶和花翅膀的八哥，在展翅起飞或收翼降落。杂树蓬里时有水獭、秧鸡、野鸭出没，家养的鹅、鸭也常常把蛋下在杂树蓬里。打鱼郎（鱼鹰）从高空箭一般钻进水里，出水时嘴里横叼着两寸长的鱼。平镜似的水面上，被长着长腿的水板凳虫，弹出一圈圈波纹。露出水面的草尖上，常常有蝴蝶、蜻蜓在上面洗脸搓脚。

清晨，河面上升腾起缕缕白雾，整个河面显得异常静谧。太阳升起后，氤氲在河面的雾气渐渐散去，河里也渐渐热闹起来。养鹅鸭的人家，将鹅鸭驱赶下河，任其自由觅食。捞青苔喂猪的人，一手撑着竹篙缓慢地控制着竹筏往前移动，一手用捞兜轻轻在河底推进，一会儿，手上感觉到有些吃力了，便停下竹筏，蹲下身去，将兜里带泥的青苔用力搅动，反复淘洗，等捞兜里不再有浑水出来，便将捞兜提到竹筏上，将兜里的水用手挤干，然后将绿绸丝一样的青苔倒在一只长把畚箕里，这种捞青苔的情景，一年四季，无论天晴下雨，都能见到。但很多人家认为，喂青苔的猪，肉不好吃，有一种滑腻腻的感觉，故也不是家家都会去捞青苔。

常常有人在河里捉鱼。捉鱼的多半是青年人。只穿一条花短裤，腰间系一只小鱼篓，捉鱼用的工具是口子有簸箕大的圆形捞兜多数是自己编织的，用猪血浸得黑亮。这种捉鱼用的捞兜，跟捞青苔用的捞兜，形状上略有不同，捞青苔用的捞兜口子用竹片固定成三角形，一端的尖角上绑着一根长竹竿，而捉鱼用的捞兜，口子则用竹片固定成椭圆形，口子的中间绑着一根木棍，木棍的一端伸出小半尺，削成圆锥形。捉鱼的时候，往往是四五个人一伙，将各自的捞兜并排插在河里，然后，人绕到两侧去撩水，口里边“乌吃，乌吃”的大声吆喝，合围之后迅速回到捞兜跟前，把捞

微痕淡影

WEIHEN DANYING

兜提起。往往从河尾撵到河头，一趟下来，腰间的鱼篓里便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鱼。还有一种捉鱼的方法，就是做鱼窝：选一处水草茂密的浅水处，用石头和岸边田里的土堡砌成灶膛型，顺流水方向两头开口，在下面的开口处放上倒须笼，用河底的淤泥将笼子固定好，笼里放上捉来的苍蝇、曲蟥，然后，到河岸上折一些柳树枝，搭在灶膛型的围堰上，再顺手扯些水草盖在上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去取笼子，往往有不小的收获。有些小孩子，用找猪草的吊篮，在浅水处的草丛里，用脚绊草丛撵鱼，也能捉到一些小鱼。而到了下午太阳偏西时，柳树下便会出现一些垂钓者。到了晚上，还有人左手持电筒或火把，右手握长刀到浅水处砍鱼，在火光或电筒光照射下，一条条鱼儿贴在水底沙石上纹丝不动，砍鱼的人将长刀轻轻伸进水里，在刀尖距鱼儿半尺左右的地方，手腕往下用力一捺，刀刃嵌进鱼背里，抽刀出水，鱼儿就带出了水面，如果用力过大，就会把鱼斩成两截。这条河里的鱼，最名贵的要数细鳞白鱼，柳叶形，六七寸长，不轻易能捉到，故也不能轻易吃到。用棕苞和干腌菜煮白鱼汤，是腾冲的一道名菜，逢年过节也不一定吃得到，但在我们村里，却有这样一个习俗，每当老人去世后，子女戴孝期满，脱孝之日，必用这道菜祭祀供奉去世的老人。这道干腌菜棕苞白鱼汤，也是上等的醒酒汤，任凭喝得烂醉，两碗热汤下肚，头脑便清醒过来，全身上下就变得轻松起来。

草河里最热闹的季节是夏天。从中午十二点到黄昏，河里都有人在游泳。游泳时男女分开，男的在河的中段一个叫葫芦口的地方，女的在河尾靠近出水口的地方，男女互不影响。这里只说男人游泳的地方。在葫芦口左侧靠近东岸的地方，有一片一亩多的湿地，湿地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杂草，草根密密麻麻地串在一起，极富弹性，人走在上面像在蹦蹦床上跳一样。在湿地的中间，有几个水牛打滚的泥塘，下河游泳的年轻人，往往来到河边，找一块干净的草皮地，脱下衣服折好，然后，先去到湿地上跳一会儿，再到泥塘里躺一会儿。经过一早上的太阳，泥塘里的水和稀泥变得热乎乎的，躺在稀泥巴里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在这种稀泥巴里玩，不小心也会带来麻烦：染上鸭赖。鸭赖，是一层漂在水面的像洗澡水的泡沫似的